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从德译本《说园（典藏版）》说开去

钱春春

《说园》是我国著名古建筑学家、古典园林专家陈从周的代表作。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领域，陈从周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1978年，受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之邀，陈从周赴美筹建中国园“明轩”，将苏州网师园内的殿春簃“移植”到美国。此举开创中国园林走出去的先河，陈从周也被誉为“现代中国园林之父”。

《说园》一书是对中国传统造园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该书以“书法+绘画+中英双语”的形式首版于上世纪80年代末。2017年，同济大学出版社推出《说园（典藏版）》，补充了20多幅园林图片。两年前，我受邀将这本书翻译成德语。今年5月，德译本《说园（典藏版）》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以期进一步扩大中国园林艺术及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以书为媒，推介中国园林艺术

陈从周原名郁文，字从周，1918年出生于浙江杭州。5岁破蒙进私塾读书，从幼年起便与书为伴，并对木结构建筑表现出浓厚兴趣。上世纪40年代，陈从周在沪与张大千结识，拜其为师，学习绘画。1952年开始，他在同济大学工作、生活达48年之久，直至去世。

陈从周在文学、书画、建筑等方面造诣颇深，这在《说园》中得到集中体现。叶圣陶曾赞誉此书“熔哲、文、美术于一炉”“臻此高境，文悦无量”。全书以文白合一的小品文形式或叙论或抒情，文笔清丽可诵、引人入胜。《说园（典藏版）》以中英两种文字同刊，兼具中文书法版，并附苏州园林照片和清代匠人手绘的造园图，有助于海内外读者品味中国园林之美。自出版以来，典藏版发行近2万册，多次在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赠予国外学者，在国际活动中赠予外交人员，受到国际友人的喜爱。

终其一生，陈从周不仅钻研中国古典园林艺术，还亲自指导造园、复园等工作，并为中国园林文化的海外传播做出积极贡献。在赴美造园之外，他与美国汉学家、中国传统绘画研究专家高居翰相识，为后人细致研究古典园林“止园”铺就伏笔。

18世纪，德国逐渐兴起“中国热”，近代以来更于许多德国城市营建中国园林，令当地人切身感受中国园林的建造技艺与生动气韵。在中德文化交流与合作不断拓展深化的今天，德译本《说园（典藏版）》的出版，有助于德语国家的普通读者进一步理解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对身边的中国园林产生新的认知；也能让专业读者从造园哲学的高度，系统把握中国传统造园理论和今日之创新，深入了解中国古典园林的实践经验。在令中国园林建造智慧结晶远播海外的同时，书中蕴含的丰富中国文化思想和哲学思想也借由草木山石呈现于外国读者面前。

中国园林，融入德国日常生活

两年一度的德国联邦园艺博览会正在德国曼海姆市举行，其中的中国园林“多景园”颇受欢迎。

作为自然式山水艺术，中国园林是人文艺术文化的瑰宝。早在16、17世纪，中国园林艺术就为海外知晓。进入18世纪后，中国的瓷器、丝绸、服饰、家具、建筑等风靡英法等。受彼时“中国风”影响，德国掀起“中国园林”建造浪潮，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德国波茨坦无忧宫里的“中国茶室”和慕尼黑英国花园里的“中国塔”。

无忧宫是18世纪中期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夏宫。1755年至1764年，约翰·戈特弗里德·伯林，一位从未到过中国的德国建筑师在宫内建了一座中国茶室：碧瓦筒瓦、金黄色落地圆柱和伞状盖顶，桌椅仿造东方式样制造，拱形天花板上绘制着人物，是普鲁士国王品茶消遣的地方。慕尼黑英国花园里的中国塔，同样出自一位未曾到访中国的建筑师——约瑟夫·弗雷。该塔建于1789年至1790年，木结构塔身，5层共25米高，外观呈十二边形，人们可以登塔远眺。塔楼历经沧桑，如今已成为当地节庆欢聚之处，也是热门的旅游“打卡地”。

（作者为同济大学德语系研究生教研室主任）

哥伦比亚与中国在近100年的岁月中相互凝望，彼此倾慕。卡夫雷拉说，自己读过一些当代中国作家的小说，2015年莫言到访哥伦比亚时与他有过短暂的交谈。卡夫雷拉热爱文学，曾在多年前与马尔克斯一同工作，他希望更多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在哥伦比亚译介出版，也希望中国读者通过书籍看到更为多元丰富的哥伦比亚。

今年6月，卡夫雷拉来到四川外国语大学交流座谈，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之外，他还向同学们推荐了哥伦比亚作家阿尔瓦罗·穆蒂斯及其长篇小说《马克洛尔的奇遇与厄运》，并与西语学院的同学们阅读了这部作品的开篇部分。读书声中，作家笔下的鲜活场景如在眼前，拉丁美洲文化的动人画面徐徐展卷。8月25日是穆蒂斯百年诞辰，在这一天，卡夫雷拉出席了这位哥伦比亚作家的短篇小说集《海洋与大地的故事》和诗集《拒绝所有的岸》首发式，与中国学者共话绚丽多彩的哥伦比亚文学景观。

电影，依旧是卡夫雷拉交谈中的关键词。2015年，他到北京参加哥伦比亚驻华大使馆和塞万提斯学院举办、中国电影资料馆和上海电影集团参与的电影回顾展，放映了6部他拍摄的作品。卡夫雷拉对中国电影关注颇多，张艺谋、陈凯歌，《红高粱》、《英雄》与《霸王别姬》，是他喜爱的导演和作品。谈及中国电影在哥伦比亚的播映情况，他认为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美国电影占据了全球电影市场的太多份额”。他也希望推动更多哥伦比亚电影走进中国大银幕，渴望以亲身经历鼓励、帮助更多哥伦比亚电影人来华拍摄交流，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绽放灵感，创作出打动人心的电影作品。

出任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后，卡夫雷拉步履不停。5月，他出席了在湖南长沙举行的2023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长沙香山旅游峰会开幕式，介绍哥伦比亚在推动旅游业发展的同时，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做法；他参加了在云南大理举办的2023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洱海）论坛，并在演讲中表示，哥伦比亚和中国都是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国家，两国将在这方面开展更多探索与合作。6月，他到访重庆，走进当地广播电视台的全媒体直播间，介绍哥伦比亚文化风情，分享旅游信息。7月，他来到贵州贵阳出席2023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肯定了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方面做出的诸多努力……卡夫雷拉说，他对中国怀有深厚情谊，希望推动哥中之间的经济往来与人文交流不断发展，希望有更多中国朋友走进哥伦比亚、认识哥伦比亚。回顾他几个月间的中国足迹，正是这一心愿的生动注解。

白驹过隙，60年时光在卡夫雷拉的讲述中仿佛弹指一挥间，这些历历在目的人生过往镌刻着时代的痕迹，沉淀出友谊的醇厚。作为哥中友谊的见证者，身为哥伦比亚驻华大使的卡夫雷拉正用切身行动与切实努力令这份友谊醇厚绵长，历久弥新。

（本报记者王晓波对此文亦有贡献）

图片从上到下依次为：
1963年，少年卡夫雷拉（左一）与家人游览长城；
2010年，卡夫雷拉（左）与加西亚·马尔克斯；
2001年，卡夫雷拉在拍摄电影。
以上图片均为塞希尔·卡夫雷拉提供

建设研究所募集款项。1932年华沙镭学研究所落成时，居里夫人已是65岁。漫步华沙，不时可见居里夫人的画册与雕像，波兰人对她的热爱发自肺腑。

人们赞扬，居里夫人的才华与品格如同流经华沙的维斯瓦河河水，静静滋养着迈入科学殿堂的后继者。她与中国科学家也结下诸多宝贵缘分。与中国物理学家施士元是居里夫人的学生，“以报国之志远赴欧洲”学习先进技术的钱三强，则师从居里夫人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雷娜及其丈夫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

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科学家向无尽的时间叩问答案，在参差曲折中探寻宇宙真理、传承知识的火炬。他们如同在黑夜中追赶星辰。一生求索，是无比纯粹又朴素的苦旅，也是无比光荣又浪漫的征途。



本版责编：王佳可 徐馨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bgj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

真挚的感情 醇厚的友谊

王佳可



卡夫雷拉从未停止关注哥伦比亚的社会现实，并逐渐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1998年，他当选为哥伦比亚议会议员。1999年，他再次来到中国。“那时我的中文比现在流利得多”，卡夫雷拉笑着说。这当然是一种自谦。漫长的光阴并未冲淡他记忆深处的中文字句，时光的淘洗令往昔岁月愈发熠熠生辉；在阵阵蝉鸣声中，他的讲述如同娓娓道来的旧时电影，一幕幕画面真挚动人。

因为政治理念关系，2000年，卡夫雷拉离开哥伦比亚，来到西班牙，继续导演工作，在20多年的时间里相继拍摄了《失败是方法问题》《所有人都离开》等影片，并将艺术探索的触角延伸至戏剧和歌剧领域。2022年8月，卡夫雷拉正理首于歌剧《爱之甘醇》的导演工作，哥伦比亚外交部来电话，希望他出任哥伦比亚驻华大使。那一刻，卡夫雷拉说，他很惊讶。思考过后，他决定如约完成歌剧的导演工作，出任哥伦比亚驻华大使。他至今保留着这部“卡夫雷拉版”《爱之甘醇》的歌剧海报，这是意大利音乐家多尼采蒂的经典作品，海报上的女演员来自哥伦比亚瓦尤土著族群，造型也有着鲜明的拉丁美洲印记。卡夫雷拉说，这是他将欧洲歌剧艺术与拉美文化相融合

的一次尝试。就这样，今年3月，卡夫雷拉以大使身份回到被他称作“第二故乡”的中国。被问及今日之中国与初抵时发生了哪些变化，卡夫雷拉说，要用“巨大”两个字来形容：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科技水平飞速发展，文艺创作百花齐放。在水风齐涌的变化中，他感到，中国人民的友好热情和爱国主义精神没有变，澎湃依旧，炽热依然，令他一次次重温着半个多世纪前的悸动与感动。

履新大使 再续友谊

1928年，哥伦比亚诗人吉列尔莫·巴伦西亚将法国人翻译的唐诗集《玉笛》翻译成西班牙语，改名为《震旦集》，这是中国古诗最早的集中性西语译作。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集中涌现一批杰出作家与优秀作品，其中，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渊源颇深。莫言说，我在1984年第一次读到《百年孤独》，心情就像当年马尔克斯在巴黎谈到了卡夫拉的《变形记》一样：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文学犹如桥梁，令身处地球两端的

走进居里夫人故居

禹丽敏

行，游客一步一级，徐徐阅读着科学家的故事。

楼上陈列着居里夫人的影像资料。一张张斑驳的老照片记录下她的青少年时光。即使生活并不富裕，贫寒的教师之家也尽量让女儿接受教育。少年玛丽亚中学毕业后，因为贫穷无法进入大学就读，便先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1891年，24岁的玛丽亚提上行李前往巴黎求学。取得学位后，她留在巴黎开展科研工作，并与皮埃尔·居里相识相知。两人合作开展放射性物质的研究，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彼此成就。

1903年，凭借对放射性物质的研究，居里夫妇和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11年，居里夫人因发现元素钋和镭而再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成为历史上两度获颁诺贝尔奖的第一人。在发现镭之后，她拒绝申请专利，并立即公开镭的提取方法。居里夫人对于放射性物质的发现与研究为医学物理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张略显模糊的照片吸引了笔者的目光：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居里夫人和女儿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在

战区合影，身着白衣的两位科学家清澈的眼神中透着一丝疲惫。伊雷娜曾经提到，战争期间，她的母亲克服重重困难，将当时在军队中鲜少使用的X射线设备运往战区，指导战地医护人员使用X射线诊疗、救治伤员。在居里夫人的指导下，医学界第一次将放射性同位素用于肿瘤治疗。2013年，国际医学物理组织将居里夫人的生日——11月7日定为国际医学物理节，以纪念这位在科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女性。

1911年，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索尔维会议上首次见面。在此后20多年里，两人始终保持着崇高真挚的友谊。“我对她人格的伟大愈来愈感到钦佩。她的坚强，她的纯洁意志，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爱因斯坦如是说。

尽管长期在法国工作、生活，但居里夫人从未忘记对祖国的感情。她支持波兰独立，钋元素的命名就饱含着浓浓的爱国情怀。波兰于1918年恢复独立后，居里夫人计划创设镭学研究机构，以推动祖国科学研究的发展。她积极奔走，为

1963年，13岁的塞希尔·卡夫雷拉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他当时不会想到，在随后的60年里，自己的人生将与这个东方古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光荏苒，从哥伦比亚到中国，卡夫雷拉八度往返；时过境迁，他一次次重温着甫抵中国时感受到的友谊与热情。这些真挚又深刻的情感，连同他意气风发的少年时光一起，清晰如昨，在北京2023年立秋后的一个傍晚被一一讲述。

青春时光 中国岁月

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记录着卡夫雷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北京度过的岁月。13岁时，他和妹妹从哥伦比亚麦德林来到北京，就读于崇文小学，在这里完成四、五年级的学业。卡夫雷拉的父母在北京工作，他和妹妹入乡随俗，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住8人一间的学生宿舍，冬天在墙根垒好一排排冬储大白菜，这与哥伦比亚迥然不同的烟火日常令他至今念念不忘。他饶有兴致地回忆起1966年的期末考试作文题目《我是五星红旗下长大的人》，“文章写得很漂亮，虽然我没有在五星红旗下长大，但‘五星红旗’对我的影响很深，很正面！”

脚踏实地、深入民众，是中国对卡夫雷拉延续一生的影响。他曾与另外5名外国青年一起，在北京一家制造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与中国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段亲密无间的工作经历使他与大家建立起同志般的友谊，更使他切身感受到中国人的勤劳与善良。

1973年，回到哥伦比亚2年后，卡夫雷拉再次来到中国，在北京学习哲学和电影拍摄。父亲是一名戏剧和电视剧导演，对于戏剧艺术，他从小耳濡目染。9岁时，阿姨赠送的一台相机令他学会用镜头记录生活。年岁渐长，他给未来定下方向：成为一名电影导演。大学期间，卡夫雷拉将理想付诸实践，拍摄了第一部电影《北京漫步》，也许有些业余，却寄托着一颗年轻的滚烫心灵。

卡夫雷拉说，在中国度过的青少年时光深深影响着他的思维方式和艺术创作。“在中国，我不仅学会凡事‘预则立’，还要自律”。如果说对电影艺术的热爱令卡夫雷拉远赴英国，在伦敦电影学院完成专业课程，那么长远的规划能力和优秀的自律精神，则支持他完成一部部电影的拍摄工作，获得一个个重要的国际奖项，直至成为哥伦比亚乃至世界知名的导演。多年后，当卡夫雷拉带着自己拍摄的作品回到伦敦电影学院参加电影节时才发现，他是同级学生里唯一一个真正拍出电影的人。

传奇导演 踏足政坛

人们往往好奇，卡夫雷拉为何要从电影导演“转型”为哥伦比亚驻华大使？他于1993年拍摄的电影《蜗牛的策略》在国际上广受赞誉，曾经荣获1994年柏林电影节新电影论坛特别荣誉奖，至今依然是哥伦比亚最为流行的电影之一。在这部影片中，也许能够找到答案。

《蜗牛的策略》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展现了底层民众寻回尊严的漫漫长路。左翼思想、民众视角、底层关切，无一不展现出卡夫雷拉关注现实、渴望为民众发声的创作理念。这种理念源于他对哥伦比亚现实生活的观察，也汲取他在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并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中国对拉丁美洲左翼文艺实践的深远影响。

在手执导筒与光影为伴的同时，卡

旅人心语

晴朗的午后，波兰华沙老城广场一如往常，热闹非凡。很多游客为老城的美人鱼雕像而来，为皇家城堡而来，用相机留下旅行的回忆。也有一些游客选择另一条路线，穿过广场，拐进偏道，怀着敬仰之心缓步走进弗雷塔街16号——玛丽亚·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博物馆。这是一幢外观朴素的三层小楼。入口旁镶嵌着青铜牌，上面镌刻着：“玛丽亚·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博物馆”。隔着一扇窗，旁边墙壁还镶嵌着一块石板：“玛丽亚·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于1867年11月7日诞生于此，于1898年发现放射性元素钋和镭。”一句简洁朴素的语言，道出居里夫人的卓越贡献。

进入厅门，狭小的走廊张贴着居里夫人的生平介绍。蜿蜒而上的楼梯两侧，正在展览近现代女性科学家肖像，其中就有中国科学家、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楼梯只容单人通